

平凡

生活中的不平凡

——在心臟內科的回憶

在這看似平凡的醫院，遇到這看似平凡的患者，加上我這再平凡不過的實習醫學生，卻也激盪出許多看似平凡卻又不平凡的問題。 ■陳彥均 / 醫學系99級學生

接下來的這個故事，也許會讓大家感到失望。因為既不是能夠引起大家興趣的罕見疾病，也不是像日劇白色巨塔中有著精彩的勾心鬥角的故事。這只是發生在一般醫院中的平凡故事——只要你固定跟著一個住院醫師或是實習醫學生並且觀察他們一整天的活動，或許就可以看到這些隨時都能發生在我們周遭甚至是自己身上的生病經歷。

不過，我相信幾乎不會有人想要這樣跟著一個醫生然後觀察他一整天的活動，或者說不會有個醫生或醫學生會願意毫無道理的被一個人盯一整天。因此，即使以下的故事很平凡，還是值得記錄下來讓其他人知道。

以下的故事主角包括了病人、病人家屬和醫師以及我這位可謂還沒經過社會歷練的小小實習醫學生。當然，為求保密，姓氏等資訊是修改過的。

故事開始

「李董，我剛剛看了一下，等一下會有兩位新病人要進來住院，你想接哪一個呢？」李董是本組跟我搭檔的夥伴，我們正在分配各自需要負責照顧的病人。

「都可以啊。你先選吧！」「好，那我就去接這位吳先生好了。」

對實習醫學生來講，每週得要負責照顧幾個病人。說是「照顧」，倒也沒有字面上那樣偉大的感覺，對大五、大六的實習醫學生來說，由於權限和能力有限，因此所謂的「照顧病人」，簡單講只是「學習初步照顧病人以及適時把病人的情況報告給學長、學姐或是護士小姐」。如果時間和時機上許可，而且病人需要聊天的對象的話，我們這些實習醫學生也會跟病人聊一聊。

與我的搭檔李董分配好病人後，我就先看了一下病人的基本資料以及住在哪一房。接著，我想好等一下要問的問題後，就往病人所住的病房走去。

吳先生是一位六十多歲的男性，不過他的樣子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更加蒼老——也許是滿頭白髮加上憂鬱的神情的關係。

「吳先生您好，我是張醫師團隊的實習醫學生。請問現在方便讓我了解您的病史嗎？」吳先生看了我數秒後，點了點頭並且以閩南語說：「可以啊。」這時候我鬆了一口氣，因為原本看他憂鬱的樣子，還蠻怕他拒絕我的。「那麼吳先生，請問您這次是什麼原因來住院的呢？」這在醫學上就是詢問病人的「主訴」，也就是要了解病人主要是為了什麼原因來就醫、住院的。

「喔…就因為覺得胸前悶悶的不太舒服，所以來檢查看看心臟有沒有什麼問題。因為以前有過類似的問題，有來給醫生看過，說是心臟的問題，也做過導管。」

「除了這個不舒服以外，請問還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應該沒有了…啊，對了，還有最近睡不太好。」

「嗯，還有其他不舒服嗎？」「沒有了。」吳先生邊說邊搖著頭。

「那您剛剛說胸前悶悶的，是發生多久了呢？」「差不多一個多月吧。」

「大概在胸前的哪個部位呢？」「就心臟這裡…」吳先生邊說邊在自己胸前心臟的區域大概的畫了一下。

「一直持續嗎？還是有時候就不會不舒服？」「沒有一直持續，但是常常不舒服。」

「什麼情況下會讓你覺得特別不舒服？」「就…沒注意到，反正就常常不舒服。」

「會不會在一些情況像是運動時會特別不舒服？」「會啊。」

「休息後會好一點嗎？」「不一定耶。」

我照著我所學到的「病史詢問」的技巧，就這樣大概又問了十來個問題，目的是為了能夠了解更多關於病人「主訴」的詳細情況。這在醫學上可以幫忙釐清許多類似的疾病或症狀，當然不是百分之百可靠，不過在許多情況下是有用的。

知道病史之後，接著就是要做所謂的「理學檢查」。也就是一般民眾會看到醫生使用雙手在病人身上摸、敲、拍等或是用聽診器聽病人的心音、呼吸音、腸音甚至血流的聲音等都是「理學檢查」的範圍。理學檢查可以幫忙進一步了解病史詢問所得到的資訊，好比說吳先生說到胸前不舒服，尤其又在心臟的區域，所以理學檢查可能就可以在這部份得到更進一步的資訊。

「吳先生，那麼我現在要對您做一些比較基本的檢查。」接著我拉上簾幕，依舊是照著理學檢查來檢查病人。並且在檢查完畢後對病人大略述說一下有沒有什麼異常發現。

「吳先生，那麼就先這樣了。就等明天去做心導管。請問有什麼問題嗎？」

吳先生看著我，緩緩的說：「我的問題是，如果血管有塞住，聽說可以放支架。健保是不是有給付支架的錢呢？又聽說有一種叫做塗藥的支架，是不是比較好？健保也有給付嗎？」

我驚了一下，因為我並不瞭解健保關於這方面的訊息，畢竟我只是剛進醫院的實習醫學生，就連醫學上的知識很多都還需要再努力，更何況是這種政策上的規定。我原本要直接回答我不知道，可是又猶豫了一下，因為很害怕病人會因為我說「不知道」而失去對我的信任。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該昧著良心說我知道，而且就算要昧著良心說自己知道，接下去要怎麼講呢？如果說健保有給付但後來卻發現沒給付，那麼謊言就會被拆穿。這些有的沒的問題在我腦海中打轉了幾秒後，我決定順著良心對病人回答：「吳先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這方面的訊息，我幫你去問其他人看看，如果有問到我再回來告訴您。或者晚一點主治醫師會來查房，到時候您可以再問他。」

「嗯，好。謝謝。」吳先生回應了我，就轉過頭望著窗外的景色。而我接著離開病房，想去護理站幫病人問看看剛剛他詢問我的問題，只可惜剛好都沒看到學長或學姐。因此我就到醫師室整理剛問到的病史並且打字、列印出來。

大概過了兩個小時，我的搭檔李董從護理站走進醫師室並提醒我我所跟的主治醫師來查房了。我趕緊走出醫師室，趕上老師的查房活動。

跟著老師看了幾個病人後，終於輪到要看我剛剛接的吳先生了。不過老師這時候接起了電話，聽對話好像等一下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講完電話後，老師走進了吳先生住的病房，我也跟了上去。這時候看到一個年輕人在吳先生旁邊，是他的兒子。

「我是你的主治醫師，你現在有沒有什麼不舒服呢？」張醫師問道。

吳先生回答：「現在沒有。」

「如果沒什麼特別的情況，明天早上就會讓你去做心導管。有什麼問題嗎？」老師邊問邊把聽診器拿出來為病人聽診。我原本還期待著吳先生會把剛剛的問題問老師的，沒想到他回答：「沒什麼問題。」之後老師就離開吳先生去看其他病人。

查完房後，我也幫病人從主治醫師那裡問到了答案，因此就又走向吳先生的病房，想要告訴他。不過這回我沒看到他，也許是和他兒子到病房外去走走。所以我就到病房附近找了一下，看能不能夠剛好遇到吳先生。

找了一會兒，看到吳先生獨自一人從電梯那邊朝著他的病房緩緩走來，我猜他兒子回去了。

我趕緊上前跟他打了招呼，並且把幫他問到的答案告訴他。不過我也好奇的問：「吳先

生，其實您剛剛可以把問題直接問主治醫師，主治醫師也許會回答得更詳細，也可以順便讓您的兒子知道。」

吳先生搖了一下頭，說：「可是我看張醫師好像匆匆忙忙、不太耐煩，所以不敢問他問題。」我無意像一般媒體一樣喜歡塑造醫生高高在上或對病人不屑一顧的聳動新聞，事實上我所跟過的醫生大多對病人很好。只是這次張醫師也許是因為稍早那通看似有重要事情的電話，使得張醫師多少表現出有點趕的模樣。接著我想到我之前看醫生的經驗：即使醫生很和善的對待我，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一些問題就是不敢問醫生。可能是怕被醫生以為我在質疑他或是找他麻煩吧？也許是其他原因，這說不太上來，總之我最後也就不敢問醫生問題。

想到這，我陪著吳先生走到他的床邊，說：「真的很不好意思，張醫師是不會對病人不耐煩的。我相信您如果問他，他會很樂意告訴您的。」

吳先生又用他充滿憂鬱的眼神看了我一陣子，我擔心我是不是說錯什麼，或是他還有什麼不滿。但沒想到他突然流了淚下來，說：「我覺得我孩子都不孝順。」聽著他哽咽的聲音，我實在不忍心。然後我坐到他旁邊，拿出了面紙給他擦淚，他停頓了一下就繼續說：「我太太因為生病，然後我孩子又不太想照顧，所以就請了外籍看護來照顧我太太，順便也幫我們做菜、打掃等等。但是那個外籍看護很壞，常常對我們很兇，事情又做不好。我跟我孩子講，但是他們都不理我。」

我好奇的問：「怎麼講呢？他們不能幫你們換一個好一點的看護嗎？」

吳先生又說：「之前有換過了，但是還是一樣。我不喜歡。」接著吳先生用著多愁善感的語氣聊了十幾分鐘。

這時候我想到我聽過的事情，那就是會有一些老一輩的人會希望是由自己的孩子或親人來照顧自己，對於所謂的看護——尤其是在他們眼中有著文化隔閡的外籍看護，他們是排斥的。所以這麼說來，吳先生有可能只是單純的對外籍看護反感，而不是外籍看護真的做不好。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因為社會新聞也報過外籍看護虐待他們所照顧的老人家，因此吳先生也有可能遇到類似的困境。不過清官難斷家務事啊！更何況我只是一個小小實習醫學生罷了，我能幫上什麼忙呢？種種想法不斷的浮現在我腦中。

但我還是想試著幫吳先生釐清狀況，所以自以為是的「提醒」他說：「孩子沒親自照顧您和您太太不一定就是不孝順呀。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工作太忙，所以也實在抽不出空來。而且您剛剛說他們有幫您換新的看護，表示他們也是重視你們的感受吧？」

接著吳先生沒有馬上回應我，只是又繼續帶著他那憂鬱的眼神，發呆著。我趕快反省自己是不是說錯了什麼話，但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有沒有說錯什麼。

所幸吳先生又開口，打破這有點尷尬的場面：「一個月前換了新看護，我覺得那看護也是沒做好，所以這一個月來我就跟我孩子吵架。」

聽到「這一個月來」，我腦中頓時迸出一個念頭，那就是吳先生說他胸前悶悶的不舒服，也是近一個月來的事情，這兩者間莫非有著關聯？

正當我又開始「腦力激盪」時，吳先生跟我說：「不好意思，現在應該是要吃晚餐的時候了，你應該還沒吃吧？也沒什麼事情了，謝謝你。」

可能是被感染了吳先生憂鬱的心情，我也跟著沈重了起來。再加上實在也不知道要多說什麼了，所以我就向他點了點頭，離開了病房。

[illegible]

隔天，在上午的小組課程結束後，我趕緊回去病房，去看吳先生是否已接受心導管。不知道他心臟的情況怎麼樣？是否真的有需要用到支架呢？

進到病房，看到了吳先生站在窗前、望著遠方。我開口問：「吳先生您好。心導管結果您知道嗎？」吳先生轉過頭看著我，表情不像昨日那樣憂鬱。他說：「醫生說沒什麼問題，

